

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

凤池 著

给我一副披挂，  
我将横刀立马  
给我一片战场，  
我将还你稳定山河

# 步步惊心

# 年羹尧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步步惊心  
年羹尧  
凤池 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步步惊心年羹尧 / 凤池著. --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2.9

ISBN 978-7-5502-0962-6

I. ①步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88488号

## 步步惊心年羹尧

作者: 凤池  
选题策划: 精典博维  
责任编辑: 崔保华  
策划编辑: 张轩洋  
装帧设计: 肖杰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210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962-6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  
电话: 010-82061212/转8050



<b>第一章</b>	003
死去原知万事空	
<b>第二章</b>	011
人生若只如初见	
<b>第三章</b>	027
自古英雄出少年	
<b>第四章</b>	057
人生难得一知己	
<b>第五章</b>	117
春风得意马蹄疾	

<b>第六章</b>	153
花自飘零水自流	

<b>第七章</b>	179
逆风萧萧动枯草	

<b>第八章</b>	205
天生我材必有用	

<b>第九章</b>	233
了却君王天下事	

<b>第十章</b>	265
熟料高处不胜寒	

<b>尾 声</b>	281
功过自有日月知	



沧溟水低，纳百川西来，进亦乐，退亦乐。

千载百篇，笑谈间，朱笔道尽兴衰。

百年功过，回首，不过滔滔如沫。





步步惊心  
年羹尧

第一章

死去原知万事空




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腊月，北京下起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，呼啸的北风挟着大片雪花临空飞舞，雪花又变成颗颗雪粒，飘飘荡荡地落下来。到了第二日午后，紫禁城甬道上的积雪已深及膝盖，太阳孤零零地被遮掩在阴云后，勉强透出些微光，没有一丝暖意。

街上不少店铺都关了门，雪路上唯剩炭车压出的车辙，清晰地延伸到官家府邸的后门。偶尔有人走过，也是低埋着头，勉强地挪动着脚步，脸上带着不情愿的灰色。

傍晚，通往刑部的甬路上，踏雪走来一队人马。前面两顶四抬绿呢暖轿摇摇晃晃走得极为缓慢。轿边，一个仆从手拎黑漆食盒和酒壶，另一个太监服色的人双手端着乌木盘，盘中整齐叠放着的白绫散发出阵阵寒意。四名身穿杏黄马褂的侍卫骑在暗棕色乌珠穆沁马上，神情肃穆，紧紧跟在两轿之后。一队人走到刑部大牢门前，轿子缓缓落下，一个牢监小跑着迎过来打了个千：“卑职见过马大人、阿齐图大人。”

当先轿子里有人闷应一声，轿夫撩开轿帘，轿子里弓着身子走出个中年官员，国字脸，眼角有些下垂，厚厚的嘴唇在整张脸上显得很突出。牢监殷勤地上前行礼，小心地问：“马大人，这大雪天儿的，您老怎么来了？”

被称为马大人的中年官员叫马尔塞，现任领侍卫内大臣，官居一品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另一顶轿子里忽然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：“还不是为了让你娘舅蔡若璞放心！”随着说话，轿帘打开，走下一位五短身材的武将。马尔塞干笑两声，对牢监道：“阿齐图大人说得是，你稍后给蔡珽捎个话儿，今儿晚上也好让他睡个囫囵觉！”

牢监尴尬地陪着笑了两声，有些手足无措。阿齐图边下轿边问：“年羹尧关在南牢还是北牢？”

牢监回道：“原是关在北牢外监，昨儿怡亲王下令给转到了南牢内监。”

马尔塞拍去肩头的雪，皱眉对牢监道：“这就带咱们去，紧着点，我家里头还热着酒呢！”

牢监麻利地打开院儿门，侧身让到门边道：“大人请，留神垣墙边儿荆棘。”

阿齐图当先进门，侧头问马尔塞：“您说年羹尧的案子一直是蔡珽在办，这差事儿怎么不让他来？”

“这你都没看出来？”马尔塞呲了一声，“咱们万岁爷是念旧的人，那蔡珽和年羹尧互相参劾，最后，一个升官一个入狱。如果让蔡珽来当这个差，还不得羞死年羹尧！皇上是给他留些脸面！”

阿齐图若有所思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说话。众人穿过外监的院子，牢监又打开一道隔门，因为雪积得深了，门开得颇为费力。众人抬腿迈过雪堆，拎着食盒的仆从脚下一滑险些跌倒。阿齐图怒斥：“狗奴才，打翻了酒菜，仔细你的皮。”马尔塞闻言撇嘴：“不是我说你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弄劳神子的酒菜？！你儿子好好一个御前侍卫，被他整成啥样了！你装什么好人！猫哭耗子！！”

阿齐图白他一眼：“我儿子怎么回事儿我知道！说实话，年羹尧就是将人都得罪尽了，要不怎么蔡珽、范时捷、李绂、赵之垣那么多人同时上折子参他，就连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李维钧都上了弹劾的折子！满朝文武一个给他说明情儿的都没有，唉……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却绝不是个明白人。你以为他有今天完全因为那些人吗？”

阿齐图诧异：“不因为他们还能因为谁？”

马尔塞神秘地往身后看看，凑到阿齐图身边，用双手比了个数字。

“十三？！你说怡亲王……”

“打住！！我可没说，是你说的！”

阿齐图冷哼一声不再说话。

马尔塞一副幸灾乐祸的口吻道：“三年河东，三年河西！年羹尧犯了皇上忌讳，你呀，还是躲远点儿，免得落人口实！”

转弯又走了一段，牢监终于在一个颓败小门前停住：“二位大人，到了。”马尔塞四处看看，指着旁边牢监执事的屋子对阿齐图道：“我去那儿暖和暖和，你赶快喝，完了叫我。”说完，抱着肩小跑着钻进屋里，不一会儿又在屋里嚷道：“来人，烫壶酒！”

养心殿西暖阁里，雍正打开新呈上的奏折开始批复，他批得很慢，偶尔摘下眼镜揉揉眼睛，或者不经意地看看案几上的自鸣钟。已经申时了，雍正的目光扫过写着年羹尧九十二条罪状的折子，眼中出现一丝异样。其实他该感到满意，因为“墙倒众人推”是他意料中，也是计划中的结果。但这一天真正到来时，他却并不觉得高兴。九十二条罪状，条条论罪有理有据，但他却有些不以为然，其实廷议只要给年羹尧定个落罪的理由就行了，何必要搞得他遗臭万年？！雍正缓缓闭上眼睛，向后仰靠在软垫上。他是皇帝，他可以书就历史，但现在他内心深处却有种无奈，甚至有种无可名状的疲倦……

太监总管苏培盛拿着茶盏进来，雍正缓缓睁开眼睛：“阿齐图和马尔塞去了？”

“回皇上，二位大人刚刚已往刑部去了。”苏培盛放下茶盏，手执托盘退到一边。

雍正“嗯”了一声，拿起茶盏刚要喝，突然，殿外传来一声惊雷，滚滚好似万炮齐鸣，响彻云霄。雍正被雷声惊得手一抖，茶水溢出溅在他手上，烫得他咣当一声把茶盏丢在案上，苏培盛吓得脸都白了，忽地跪下磕头：“皇上恕罪，奴才茶沏得热了，奴才这就去传太医。”

雍正仿佛没听见，半仰着头怔忡自语：“冬雷震震夏雨雪，难道是他……”仿佛想到了什么，雍正快速从案上抽出白纸，手执朱笔写下数语。写完后将纸折起递给苏培盛：“你立刻赶去刑部大牢，把这个亲手交给年羹尧，要快！”

“噫。”苏培盛哆嗦着双手接过。

“如果他留下什么话……给朕带回来！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苏培盛将字条收好，倒退三步转身出去。

外面的雪更大了，北风穿过窗子缝隙，呜咽着好似怨鬼哀鸣。马尔塞喝了半壶闷酒，见阿齐图还没来叫他，心里烦躁。倒了杯酒仰头喝了，抓起暖帽气呼呼推门出去：“阿齐图，阿齐图，你想喝到什么时候？阿齐图……”

“马大人……”

马尔塞闻声回头：“苏总管？！这大冷天儿的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皇上派奴才给年羹尧送一封手谕。”

“好好，随我来吧！”



内监专门关押罪行严重且已定罪的人犯，因为有些官吏所犯案件涉及皇室隐情，为了避免不良言语扩散，都会被单独关押在内监单间里等待裁决。马尔塞和苏培盛一前一后走进阴冷的走廊，一股腐败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，马尔塞皱着眉，嘴角几乎撇到了耳朵根儿，一手掩住鼻子，一手在脸前呼扇着。忽然，黑暗深处传来一阵狂放的笑声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来，喝！”

苏培盛有些诧异：“马大人，这是……”

“苏总管，是阿齐图非要带了酒菜来给年羹尧送行，我说不行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这节骨眼上，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！苏总管，你得跟皇上说，我可是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苏培盛已快走几步抢到他身前：“大人，皇上还等着奴才回话呢！”

“阿齐图，别喝了！”马尔塞被堵住话头，心里虽不乐意，却也不敢对苏培盛发作，只是喊阿齐图时语气不善，多少泄露了些心中的不满。

苏培盛至走廊尽处，只见一间不大的囚室地上摆着酒壶和两个小菜，两边有两人盘腿席地而坐。其中一个夹着菜刚要吃，正是九门提督阿齐图。另一个穿着灰色囚衣，虬须散发，一手扶膝，一手端着酒碗，正是被廷臣议处九十二条罪状的原抚远大将军，曾进封至一等公加精奇尼哈番的年羹尧！！

年羹尧仰头喝干碗里的酒，站起身用衣袖胡乱抹了抹嘴：“阿齐图，你的酒我记下了。”对阿齐图抱了抱拳，年羹尧甩手把碗摔在地上，瓷器清脆的碎裂声在这阴暗森冷的囚室里响起，让在场的人都为之一震。

走到墙边倚墙坐下，年羹尧仰头凝望屋顶，冷冷道：“马尔塞，办你的差吧！”

马尔塞刚想要发作，可转念一想，跟这将死之人计较似乎有些白搭工夫，于是翻了个白眼，从袖筒里掏出圣旨。朗声读道：“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、步军统领阿齐图，恭捧谕旨，年羹尧接旨！”

按规矩，听见这话年羹尧应该跪下口称“奴才年羹尧接旨”或者“奴才年羹尧恭听圣谕”，但年羹尧却像没听见似的，仍然仰着头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马尔塞见他下跪，一时倒没了主意，圣旨不能不读，又不敢进去强迫他下跪接旨，正左右为难，苏培盛在旁边道：“年将军在牢里久了，想必有些糊涂，马大

人还是宣旨吧。”

马尔塞得了台阶，赶紧顺下来，清了清嗓子朗声道：

“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、步军统领阿齐图，恭捧谕旨。谕年羹尧：尔乃读书人，遍览史书，亦难寻如尔这般悖逆不法之人，如尔这般公开不法，全无忌惮之奴才从古至今不曾有。朕待尔之恩情，如天高地厚。待尔全家之恩情，亦可谓地厚天高。尔扪心自问，朕之情谊，尔安忍负之？授尔为川陕总督，又任尔为抚远大将军，将西陲之事全权托付，事事推心置腹。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，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，俱听尔分别用舍。朕以为尔实心为国，断不会欺罔，故对尔无一丝怀疑。尔却作威作福，结党营私。如此辜恩负德，尔心何忍？就廷臣所议，列出尔罪九十二条。其中尔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共三十余条。朕看后不禁堕泪，朕统御四方，赏罚分明。如尔这般悖逆不臣，若朕枉法宽宥，何以彰国之宪典，服天下人心。就算尔苟活人世，亦当自思负恩悖逆至此，有何面目对世人，又有何面目面对天地鬼神？现朕顾念旧情，赦尔殊死之罪，容尔自裁，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。尔非草木，虽死也应感激涕零！钦此。”

圣旨情真意切，马尔塞义正辞严地一口气读完，抬眼看年羹尧，见他仍一动不动地盯着屋顶，凌乱的头发从脸颊两侧落下，露出硬朗的下巴和削薄的双唇，目光空洞了如无物，既不接旨也不言语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马尔塞有些按捺不住，瞪起眼想要呵斥，苏培盛上前一步抢先道：“年将军，奴才这儿还有一封皇上给您的手谕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雍正刚交给他的字条。

听到“皇上”二字，年羹尧缓缓转过头，定定注视苏培盛拿着字条的手，半晌方拖着慵懒的身子起来，一只手抓过字条，又退回墙边坐下。打开字条时，年羹尧的目光闪了闪，可随着眼睛移过字句，闪烁的目光渐渐暗淡下来。是胤禛的字，这字迹是他见惯的，从前字字温暖，如今句句杀机。只见字条上写着：尔自尽后，稍有含冤之意，即会如佛经所言永堕地狱，虽万劫不能消除尔之罪孽。

原来如此！原来胤禛怕他怨恨！

一阵憋屈的笑声从喉咙里溢出，回荡在冷寂的牢房里，阴惨惨地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在想什么？难道还在期望奇迹出现，盼望胤禛突然顾念旧情赦了自己？真是笑话，爱新觉罗·胤禛是什么人？能在九王夺嫡中脱颖而出成为九五之尊，又怎会为了自己一个已无用处的废弃之人而言出不行！年羹尧，你总是过于自信又



高估自己，今天的下场能怨得了谁？

“皇上问，你可有什么话要奴才带回去？”苏培盛平静的语声打断了年羹尧凌乱的思绪。

“给我纸笔！”年羹尧自嘲地笑了一下，笑容里带着认命的无奈。

片刻，牢监取来纸笔，年羹尧站起身挽起衣袖，把纸铺在墙上一只手压着，另一只手执笔停在半空。他是皇上，自己是将死之人，怨或不怨又有什么差别？他是雍正帝，不是那个同自己把酒言欢的胤禛，未能看清这一点，自己又能怪得了谁？年羹尧削薄的唇线微微上翘，扯出一个无奈的笑，笔上的墨汁滴落在地，笔起如风，一挥而就。写完，年羹尧甩手将字条丢在苏培盛脚边，朗声道：“告诉他，年羹尧去了！”

自鸣钟当当的报时声响过第五下，雍正突然从假寐中惊起，匆忙披上衣服光脚跑到养心殿正殿。一个小太监拎着鞋手忙脚乱地跑过来，待到近前，扑通跪下要给他穿鞋，雍正烦躁地一脚踢开。忽然，正殿殿门打开，一阵狂风夹着残雪劈头盖脸地向雍正袭来，雍正本能地用手挡在脸前，待看清来人，急切地道：“苏培盛，赶上了吗？”

苏培盛突然见到皇上吓了一跳，见风雪惊了圣驾，忙回身把门关上，紧走几步跪下：“回皇上，赶上了，奴才到时阿齐图大人正拿了酒菜给他送行，这是他写的回话儿。”说着，从怀里掏出年羹尧写的字条。

雍正一把抓过字条，打开，字条上只有三句话，字字力透纸背，苍劲悲凉。雍正的目光在字条上飞速滑过，眉头渐渐皱起，没想到年羹尧临死前会写下这样的话，他还以为……雍正缓缓转过身，披在肩上的衣服滑落在地，而他却似无所觉。

苏培盛俯身捡起衣服，突然看到皇上赤脚踩在冰冷的青石地面上，急忙道：“皇上，您……鞋……衣服……”

“都下去吧，朕想静一静。”雍正拿着字条的手无力地垂下，袖中玉佩掉落在地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。雍正俯身捡起玉佩碎片，玉质冰冷的触感顺着指尖传遍他的全身……突然，窗外一声天雷滚过，雍正心里一震，四十年了……拿着玉佩的手慢慢握紧，闭上眼，恍如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一天……



步步惊心  
年羹尧

第二章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

